

Brife Einer Unbekannten

随书赠送电影DVD ⑤

A woman in a white wedding dress is seated on an ornate chair, looking down at a bouquet of flowers in her hands. The scene is warmly lit, suggesting an indoor setting with soft light. The woman's hair is styled in an updo with small floral accessories. The chair has a patterned cushion and a decorative backrest.

一个陌生女人 的来信

〔奥地利〕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rife Einer Unbekannte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奥地利] 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奥)茨威格(Zweig, S.)著；高中甫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7

ISBN 7-5402-1542-9

I . 一… II . ①茨… ②高… III . 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656 号

责任编辑：杨燕君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12.5 印张 40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50 元

序

喜欢文学的人,特别是喜欢外国文学的人,斯·茨威格这个名字对他们决不是陌生的,他的那些小说,如《灼人的秘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等早为他们熟知和喜爱的了。这位奥地利作家的作品,虽然早在30年代就零星地介绍进中国了,但是只是在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他才在中国的文艺春天里露出峥嵘,在直到世纪结束的这二十几年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介绍进来,且有多种译本,至今其势头不衰其热度不减。粗略地统计,茨威格的小说,无论是长篇和中短篇均已全部译成中文,他的多部传记以及散文、游记和书信亦已有中文译本。据称,有的出版社正在着手出他的全集。茨威格曾在1936年的一份简历中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正如我感到整个世界是我的家乡一样,我的书在地球上所有语言中找到友谊和接受。”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他的这个夙愿在中国得到了实现。

斯·茨威格1881年生于维也纳,父亲是一个犹太人,开办一家纺织工厂,母亲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家庭的殷实富有使茨威格受到良好的教育,培养起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趣。

维也纳当时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奥匈帝国的首都,这个帝国成立于1867年,到世纪末国运式微,政治衰败,但这也是奥地利历史上文学艺术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时期,维也纳,如茨威格所说,“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马赫(1838—1911)的哲学,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马勒(1860—1911),里·施特劳斯(1864—1949),勋伯格(1874—1951)在音乐上赢得的世界性声誉、建筑和绘画艺术上分离派和印象派的成就已饮誉欧洲,而文学上则是“青年维也纳”的崛起。这个文学团体不久就成为奥地利和维也纳文学生活的中心,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的到来,迅即赢得了青年一代的敬仰和追随。茨威格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学氛围中走上文坛的。

还在中学期间,1898年茨威格17岁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1901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时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

诗集《银弦集》；他的第一个短篇发表于1902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出版于1904年；《泰尔西特斯》是他的第一部戏剧，创作于1907年，而作为传记作家的茨威格，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写比利时诗人艾米尔·凡尔哈伦的《艾米尔·凡尔哈伦》，时为1910年。这就表明，30岁的茨威格在文坛上的各种领域都进行了尝试并赢得了一些名声。

成功的文学上起步使茨威格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但他并未因自己取得的一些成就感到昏昏然，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如他在自传《昨日的世界》中写到的：“虽然我很早就（几乎有点不大合适）发表作品，但我的心中有数，直到26岁，我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标志他形成了自己创作风格并赢得荣誉的是他1911年发表的小说集《初次经历》，——它有一个副标题：儿童王国里的四篇故事——（内收有《夜色朦胧》、《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作家和评论家弗里顿塔尔称，这个集子的小说才使茨威格成为一个小说家（Novellist）。这部作品不仅独具特色，而且表达了他艺术上的追求：即探索和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这就成为他此后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从中也可以明显感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他的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剧烈的政治“地震”把他抛到一种与过去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中去。在艺术上敏感而在政治上显得迟钝的茨威格在战争前一年，处于动荡中心的维也纳还觉得世界“美丽而又合乎情理”。现在整个奥地利被一种民族狂热所左右，整个欧洲陷入一种民族之间的仇杀之中。这时他才开始更多地关注时代。1914年8月4日，这一天随着几天前的德国对俄宣战，德国对法宣战，英国对德宣战，茨威格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整个生活中最可怕的一天”。生性酷爱和平的茨威格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却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他写了几篇颂扬所谓“爱国主义”的文章，并自愿服役入伍，在战争档案处和战争新闻本部工作。但战争的残酷性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1914年9月他在报上发表那封语调感伤的和平主义的文章：《致外国友人的信》。然而直到1916年初，如他在《昨天的世界》中所表明的，他才成了一个反战主义者。

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间杀戮，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必然用笔来进行抗争。1916年，他创作了戏剧《耶利米》，他自己称，他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这部剧本的。

这是取材《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而创作的一部戏剧。这位犹太民族的先知预言巨大灾难的降临,但在狂热的年代无人相信他,被看作是傻瓜的叛徒。“用我的肉体去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去维护和平”。在这位先知身上,我们看到了茨威格本人的身影。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和平主义的文章,并且此后写出了以反对战争,控诉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如《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桎梏》、《看不见的收藏》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失败而告结束。茨威格在这场民族间杀戮的战争中失去了很多,可他获得的更多,1926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做了这样一份总结:“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从前的悠闲自在,活泼愉快,创作的轻松惬意……以及一些身外的东西,如金钱和物质上的无忧无虑。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友谊,对世界的更好认识,那种对知识的炽烈的爱,还有一种新的坚强的勇气和充分的责任感在逝去多年时光之后,突然成长起来。是的,人们能以此重新开始了。”

茨威格对时代有了新的认识,对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增强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因此,战后到1933年这段时间成为他创作上的鼎盛时期,他完成了由九位大作家散论组成的《世界建筑师》(《三位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心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位作家的生平》: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茨威格以多彩的文笔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这些作家的生平,而且展示出这些大师栩栩如生的独特性格和复杂幽暗的内心世界。这部《世界建筑师》使茨威格成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传记作家,他具有心灵建筑师的眼光和构建出一幢形式上的宏伟建筑的天赋。

除了这部共三个集子组成的《世界建筑师》,茨威格在这段时间写了另外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如《约瑟夫·福煦》(1929)、《德博尔德-瓦尔摩尔》^①(1931)、《玛丽·安东内特》(1932)以及稍后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哀》(1934)等。在这些以及此后的传记作品里,茨威格遵循自己确定的写作原则:“精炼、浓缩和准确”,更重要的是,他关注和追求的不是历史进程的发展和探索规律性的东西;激起他浓烈兴趣的是一连串隐藏有心灵秘密的事件,他要展示的是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肖像。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在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记

① 德博尔德-瓦尔摩尔(1786—1859),法国女诗人,波德莱尔,魏伦都一度受她的影响。

里,受历史人物本身和历史事件的左右,茨威格还不能充分发挥他灵魂猎者的本事;但在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小说里,特别是在小说集《热带癡狂症》和小说集《情感的迷惘》(1927)中就淋漓尽致地施展了他的才能。与小说集《初次的经历》一起,这三部小说集被作者称之为“链条小说”。《初次的经历》主要写的是儿童期,《热带癡狂症》(内收有《热带癡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等),写人的成年期,《情感的迷惘》(内收有《情感的迷惘》、《一个女人一生的二十四小时》、《一颗心的沦亡》等)则写的是人的老年期,它们构成人的一生的一条链条。《初次经历》写的是激情—情欲,但不是儿童的,而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观察被激情—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他们尚不理解的“灼人的秘密”。在《热带癡狂症》中作者展示的是在激情—情欲驱使下,成年男女在不由自主地所犯下的“激情之罪”。在《热带癡狂症》一书里,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历经沧桑的过来人,作者极其细腻地描绘了他们在激情—情欲的左右下或遭遇意外事件打击时的心态和意识的流动。茨威格用自己的话表明了他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意图,他说,他是来展现与“激情的黑暗世界中的幽明”相联系的经历,是带有精神分析的印记的。并称“他的固有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

十分明显的,在20年代期间弗洛伊德的影响在茨威格的作品更为凸现了,情欲的力量和无意识的驱动力更受到了格外重视和着意描绘。《热带癡狂症患者》中的男主人公仅是由于瞬间冲动而不惜以生命殉情,《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一个13岁少女对一个登徒子一见倾心,竟像妓女般委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一个出身名门的富有孀妇,竟为了一个年轻赌徒的一双手而神魂颠倒,以身相许,《情感的迷惘》中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为卑劣的同性恋情欲而不惜出没于肮脏的下流龌龊场所。由于茨威格创作中明显可见的弗洛伊德的影响,当时有的批评家曾讥讽茨威格的小说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庸俗化。这种见解失之于偏颇。茨威格不是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性欲中心的观点的一个盲目的信奉者。他是在用一种新的目光去窥视去展示人的心灵世界,去塑造人物形象。他笔下的具有艺术魅力的栩栩如生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明证。但不必讳言,情欲主题的偏爱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一些弱点,一方面是不厌其烦的内心描写使作品显得臃肿,拖沓,另一方面这类题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时代感,而当他把视野转向现实生活时,他创作的作品便有了强烈的批判力量和尖锐的现实意义,如《看不见的收藏》,《桎梏》,《旧

书商门德尔》等。

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中断了茨威格创作上的高峰期，他陷入一种新的政治地震之中；随着1938年他的祖国奥地利的被吞并，茨威格被抛进另一种生活之中，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种族正遭受灭绝的杀戮，作为一个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他已成为亡国之人。在流亡期间，他虽没有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但他尽自己所能，无私慷慨地去帮助那些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流亡者，去减轻他们所受的痛苦。他在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里这样表达了他的心迹：“我的一半时间都用来为大洋彼岸办理宣誓书，许可证和筹措旅行费用，我怕您想像不出这有多么困难，多么费力。我们这些逃脱了彼岸秘密警察的人把这当作是首要的义务，其他一切相比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流亡生活的颠沛流离，精神上的苦痛折磨，茨威格在此期间仍勤奋地完成了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其中有《玛丽亚·斯图亚特》、《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麦哲伦》以及他生前惟一完成的长篇小说《焦躁的心》^①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茨威格陷入一种空前的悲观和痛苦之中，他把这称做是地狱和炼狱的时代。1941年他经美国在巴西的圣保罗附近定居下来。然而他仅在这里生活不到半年，他虽然完成了他的自传《昨天的世界》和他的最后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但是尽管身居巴西，可欧洲的血雨腥风却笼罩着他的心灵，战争的阴影在窒息他。他是一个焦急的人，他知道曙光的到来，但却无法忍受黎明前的黑暗。于是这位“欢乐的悲观主义者”，“渴望死亡的乐观主义者”，在1942年2月22日与妻一道弃世而去，留下了那封悲怆感人的绝命书。用自己的生命对战争进行了最后的抗争。

茨威格一生共写了十二部传记，九部散文集，七部戏剧，三部长篇，三部诗集以及一部自传。这些作品使他在德语文学里乃至世界文学都占有一席之地。托马斯·曼1952年在茨威格逝世十周年的讲话中对茨威格的文学功绩做了这样的表述：“他（指茨威格）的文学荣誉直到达到

① 除了《心灵的焦躁》，在他的遗稿里发现一部长篇的手稿，经整理80年代出版，被整理者冠上《醉心于变形》的标题，有两个中文译本，分别题为：《富贵梦》、《青云无路》；除此还发现一部长篇的片断，经整理也在80年代出版，冠有《阿拉丽莎》的标题。

地球上的最后一个角落，……也许自埃拉斯谟^①（他写了一部关于这个人的光辉著作）没有一个作家像斯·茨威格这样著名。”

这部集子里共选有茨威格中短篇小说 12 篇，是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由于篇幅所限有些不能不割爱，至于选择是否得当，那得由读者来评说了。

高中甫

① 鹿特丹的埃拉斯谟：（约 1466—1536）荷兰人文学者，北方文艺复兴的重要代表人物，编订《圣经新约》，著有《愚人颂》。茨威格在 1934 年发表了《鹿特丹的埃拉斯谟》一书。

目 录

序	1
家庭教师	1
灼人的秘密	12
恐惧	60
热带癫狂症患者	96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36
月光巷	167
情感的迷惘	181
一颗心的沦亡	241
看不见的收藏	265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275
巧识新艺	321
象棋的故事	347

附录

茨威格 1936 年用英文写的简历	387
绝命书	388

家庭教师

只剩了两个小女孩在她们的卧房里。灯已经熄灭，到处都黑暗了，仅仅两床之间还有点微弱的光。她们俩呼吸得那么宁静，几乎使人以为是睡熟了。

“我说呀。”忽然从一张床上发出了轻微的试探的耳语声，是那个十二岁大的女孩子在说话。

“什么事？”那比她大一岁的姐姐问道。

“我真高兴你还醒着，我有点事情要告诉你。”

暂时没有答话，只在另一张床上起了一阵沙沙的声响。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已经坐了起来，在等着听。她的眼睛在幽暗的灯光中闪烁着。

“靠近点，听我告诉你。不过，我先要问问你，你可注意到曼恩小姐最近有点奇怪吗？”

“嗯，”另外一个沉默了一下说，“确实有点，但是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地方。她不像过去那样严厉了。我已经两天没做功课，她也不责备我，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再也不关心我们了。她常独自坐在那里，也不像往常那样同我们一块做游戏了。”

“我想她是很不快活，并且竭力不显露出来。她现在连琴都不弹了。”

谈话中止了一下，那大一点的女孩便接着说：

“你说有点事情要告诉我的。”

“是的，但是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要对妈妈或是你的好朋友绿蒂吐露一个字。”

“当然不会。”她仿佛受了侮辱似的回答着，“快说吧。”

“好吧。就是在我们上了床之后，我忽然想起还不曾对曼恩小姐道晚安，我便不嫌麻烦地又穿上鞋子，蹑手蹑脚地走到她房间里去。因为想使她吃惊一下，所以我开她的门开得很轻，有一会子我以为她不在屋里，灯还在亮着，但看不见她在那里。忽然间——使我大吃一惊——我听见有人在哭，并且看见她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她哭得那么伤心，使我觉得非常奇怪。她没有看见我，于是我便退出来轻轻

地把门关上。我又在门外站了一会，因为我惊吓得简直走不动了。隔着门，我还听得见她的哭泣，于是我就回来了。”

有一阵子，彼此谁都没说话。后来那大一点的女孩叹了口气说：

“可怜的曼恩小姐！”又是一阵沉默。

“我真纳闷她哭什么，”那小一点的女孩又重新提起来说，“她最近又不曾有什么不痛快，妈妈已不像从前那样找她的错处，我敢说我们也没有麻烦她，有什么事会使她哭呢？”

“我猜得出。”那大一点的女孩说。

“好，你猜猜看！”

回答迟延了一会，但终于来了：

“我相信她是在恋爱。”

“恋爱？”那小一点的女孩坐起身来说，“恋爱？同谁？”

“你没有注意到吗？”

“你不会是指奥徒吧？”

“当然是指他！他对她产生了爱情。他同我们住了三年，一直到两三个月之前，他从来不曾和我们散过步。后来呢，他却一天也不放过。在曼恩小姐未来之前，他很少理我们的，现在他总来同我们搭讪，每次我们出去总会遇到他，无论是去公园、花园或是别的曼恩小姐带我们去的地方，你一定也注意到了。”

“当然我注意到了，”那小的女孩回答道，“不过，我只是想……”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另外那个又说：

“啊，对这些我本来不在意的，不过，后来我断定了他是拿我们作借口。”

又来了一阵沉默，她们都在回想一些事情，又是那小的女孩重提起话题：

“如果是这样，她为什么要哭呢？他是很爱她的。我常常想恋爱是多么快乐的事。”

“我也常常这样想。”那大的女孩做梦似的说，“我真闹不明白了。”

她用一种瞌睡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可怜的曼恩小姐！”

那天晚上，她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她们都不再提起这件事，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心中是整个为这件事占据着。尽管她们并不互相会意地望着，但每逢遇见那家庭教师时，总不由得要交换一次眼色。在吃饭的时候，她们默默地观

察着她们的表哥奥徒，好像他是个陌生人似的。她们都不同他谈话，只暗暗地注意着他，想发觉他同曼恩小姐是不是有暗号通消息。她们对于任何玩耍都无心去做，只在想着这件重大的奥秘。到了晚上的时候，她们之中的一个，用一种假装不在意的神气问另一个说：

“你今天又注意到什么事吗？”

“没有。”另外那个简洁地回答着。

实在说，她们有点怕讨论这个问题了。事情就这样地继续过了几天。那两个女孩在静静地抄写笔记，但心里都忐忑不安，觉得已经达到发现奥秘的边缘。

终于，在晚饭的时候，那小的女孩注意到那家庭教师对奥徒做了一个几乎看不出的暗号，奥徒用点头作回答。她激动得发着抖，在桌布下面轻轻地踢了她姐姐一脚。那大的女孩不解地望着她，她回答了一个示意的眼光，她们俩都为这顿尚未吃完的晚饭感到焦急不安。饭后，那家庭教师对两个女孩子说：

“到书房里去自己找点什么事做吧，我头痛，要去睡一个半钟头。”

等到只剩了她们俩的时候，那小的女孩立刻便说：

“看吧，奥徒要到她房里去的。”

“当然啦，”另一个说，“她就是为这个才把我们安置在这里的。”

“我们一定要到门外偷听去。”

“可是，也许会有人走来……”

“谁走来？”

“妈妈。”

“那就糟了。”那小的女孩惊慌地考虑着。

“来，让我去听，你在走道上看着人。”

那小的女孩噘着嘴唇不高兴地说：

“但是，你不会把什么都告诉我的。”

“放心好了。”

“诚实吗？”

“绝对诚实！要是听见有人走来，你要咳嗽一声。”

她们站在走道上等候着，心激动得直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她们听见了脚步声，赶快缩回到教室里。不错，走来的果然是奥徒。他走进曼恩小姐的房间，并且关上了门。那大的女孩赶快走上她的岗位，把耳朵凑在钥匙孔上，连大气都不敢出地在偷听。那小的女孩羡慕地望着她，受不住好奇心的煎熬，也偷偷走到那门口去，但是她的姐姐推

开了她，生气地使眼色叫她到走道那头去看着人。她们这样子过了几分钟，这对那小的女孩就好像是一个无尽期的永恒似的。她陷在不能忍受的焦急中，好像站在燃烧的炭上一般坐立不安。她几乎忍不住要流出泪来，因为她的姐姐什么都听见了。终于一点声音惊动了她，她赶快咳嗽了一下。两个女孩一齐跑进了教室。过了一会儿，她们才透过气来能开口说话。那小的女孩着急地说：

“现在，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那大的女孩现着迷惘的样子，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真不了解。”

“什么？”

“那么奇怪。”

“什么？什么？”另外那个小女孩生气地问着。

那大的女孩竭力地说：

“奇怪得很，和我期待的完全不同。大概他走进房里去的时候是要去拥抱她吻她的，因为她说‘现在不要这样，我有点要紧的事要告诉你。’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钥匙孔里有钥匙插着。但是我听得很清楚。‘什么事？’奥徒用一种我从来不曾听见他用过的声调问着。你知道他说话一向都是愉快而大声的，但这时却是非常惊骇的。大概她已经看出了他的欺骗，因为所有她说的话就是这样：‘我想你知道得很清楚。’‘一点也不知道。’‘那么你为什么躲着我？一星期了，你差不多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在躲避着我。现在你也不同那两个孩子玩了，也不到公园去迎候我们了。呵，你为什么像这样躲起来了，你自己明白得很。’当时没有回答，过了一会他才说：‘你该注意到我的考试多么近了。除了功课之外，我没有时间顾到任何事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她开始哭了，但一面哭着一面还温柔地对他说：‘奥徒，请说良心话，我有什么过错使你这样子对待我呢？我不曾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但我们必须把事情坦白地谈谈。你的表情很明显地告诉我，你一切都知道了，关于……’”

那个女孩发起抖来，说不下去了，听的人更凑近了点问道：

“关于什么？”

“关于我们的小孩。”

“他们的小孩？”那小的女孩插嘴说，“说一个小孩！不可能！”

“这就是她所说的。”

“你大概没听清楚。”

“我听得清清楚楚。绝对没有错。并且他也重复了一句：‘我们的孩子！’她过了一会又说：‘现在我们怎么办呢？’这时……”

“嗯？”

“这时你就咳嗽了，我只好停止再听下去。”

那小的女孩非常迷惑起来。

“她不会有一个小孩的。那小孩在哪里呢？”

“我也不比你更明白。”

“也许她是把他放在家里的。当然，妈妈不会让她带到这里来的，一定是为这个，她才那么不快活。”

“啊，胡说，那时候她还不认识奥徒。”

她们茫然地思索着。那小的女孩便又说：

“小孩，这是不可能的。只有结了婚的人才有小孩。”

“也许她是结了婚的。”

“不要傻了。无论如何，她没有和奥徒结婚。”

“那么？”

她们彼此互相望着。

“可怜的曼恩小姐。”她们之中的一个忧伤地说。

她们总是说来说去便回到这句话，好像这是一声怜悯的叹息。但她们的的好奇心也总是跟着这句话一次比一次燃烧得厉害。

“你想那是个女孩还是个男孩？”

“我怎么能知道？”

“我试探着去问问她，怎么样？”

“啊，快闭起你的嘴来！”

“为什么不能问？她对我们那样好。”

“那有什么用？他们从来不肯告诉我们这种事的。他们正在谈这种事的时候，要是我们走进去，他们总是立刻停住，对我们胡说一阵，好像我们还是小孩子——虽然我已经十三岁了。问她有什么用呢？不过是被哄骗一场。”

“但是，我真想知道。”

“当然，我也想知道。”

“最使我迷惑的，是奥徒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一个人有了小孩一定会知道的，就像一个小孩知道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样呀。”

“啊，他不过是故意假装那样，他总是爱戏弄人的。”

“但不是关于这类事情，那不过是拉我们的腿玩之类的。”

这时教师进来了，打断了她们的话，她们都装着在用功。但她的眼睛发红、声调不自然，都不曾逃过她们的眼睛。她们非常安静地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新的敬意对待她。“她有个孩子，”她们继续在想，“所以她那么忧愁。”但是在她们自己身上，那忧愁也不自觉地侵入了。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她们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奥徒要走了。他告诉他的姑夫说在考试之前他的工作太忙，住在这里太多分心的事不能用功，下两个月他要到外面去住。

那两个女孩非常激动不安。她们觉得表哥的搬出去一定和前一天的谈话有关系，显然是懦弱的逃避。当奥徒来和她们说再见的时候，她们都明显地表示着粗野无礼，并且转身不理他。不过，无论如何，她们要看看他与曼恩小姐的告别。她镇静地同他握手，但是嘴唇在抖动。

这些日子这两个女孩子完全变了。她们很少笑，对于任何事情都不发生兴趣，眼里总露着忧伤的神气。她们不再信任那些长辈，只是不停地侦察着，对于一句极平常的话语，都猜想是潜伏着欺骗的意思。她们时时刻刻在观察，像影子一般走着，躲在门外窃听着，一心想穿过那把她们和神秘隔开的网——至少要从那网孔望一下那真实的世界。童年的纯洁信心和满足的无知已经完全消失。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们的父母在附近的地方，她们总装着热心地忙着一些孩子气的事情。为了同心协力去对抗成人的世界，她们俩越来越团结。当她们感到自己的无知和软弱的时候，一种抚爱的冲动常常使她们互相拥抱，甚至哭泣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原因，但她们的生活已转进了批评的阶段。

在她们那各式各样的烦恼中，有一件事似乎是特别难受的。她们彼此都自动地默默地下了决心，尽量不给曼恩小姐添麻烦。她们非常聪明，功课上互相帮忙，行动上安静有礼，一切都竭力迎合教师的意思去做。但那教师像没有注意到，这比别的什么更伤她们的心。她现在大大地变了：她们对她讲话的时候，她总像忽然从梦中惊醒，并且她的视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回到她们的身上。她整小时地坐在那里沉思，那女孩子们总是悄悄地走着不去惊动她，因为她们想她是在怀念她那不在面前的孩子。在那已经惊醒的女性心中，她们比往日更爱那女教师了，并且她近来对她们是那么温和。曼恩小姐本来是很活泼，有时还有点过于唠叨的，现在竟成了沉思多虑的人，她们认为这一切举动都是那秘密忧愁的显示。她们从来没有看见她哭过，但她的眼圈总是红的。很显然，她是要把自己的烦恼埋藏在自己心中，她们无法安慰她，而深深地感到悲哀。

有一天，当女教师转身向着窗外擦眼睛的时候，那小的女孩鼓起勇气拉着她的手说：

“曼恩小姐，你这么不快活，不会是我们的过错吧？”

那女教师温柔地望着孩子，掠了一下头发说：

“不是，亲爱的，当然不是因为你们。”她吻了吻那小女孩的额头。

这两个女孩子继续地在观察。其中一个，有一次忽然走进客厅去，听到了一两句未加提防飞进她耳朵的话。她的父母看见她时，赶快改变了话题，但是听到的已足够她去想了。

“是的，我也曾对这件事起过疑心。”这是她母亲刚才说的，“我要同她谈谈。”

本来这女孩在心中已肯定地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仍跑去征求她姐姐的意见：

“你想这是关于什么的？”

在吃饭的时候，她们看到她们的父母怎样在端详那女教师，怎样互相在使眼色。饭后，她们的母亲对曼恩小姐说：

“请到我房里来一下，好吗？我要同你谈谈。”

她们激动得发起抖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吗？不用说是那偷听来的事情要发作了。她们已不感觉任何羞耻，一心只想明白那瞒着她们的事实。当曼恩小姐一走进她们母亲的房里，她们便立刻跑到门口去了。

她们用心地听着，但听到的只是一阵模糊不清的低语。难道就这样什么也听不到吗？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忽然高起来，是她们的母亲生气地说：

“你以为我们都是瞎子，永远看不出你的情形吗？这倒使你为人师表的观念显明了，无疑地，你曾毫不觉羞耻地耽误了那两个孩子……”

说到这里，那家庭教师像是插嘴在分辩，但是她说话的声音很轻，使她们不能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说吧，说吧，每个放荡的人都会找借口的，像你这种女人遇到第一个男人便委身，也不想后果。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真是奇怪，像你这种贱妇，竟来做教师！我想你总不会以为我还会让你在这家庭里呆下去吧？”

那两个偷听者发起抖来。她们不能充分了解这些话，但她们母亲那声调，在她们听来是可怕极了。对于这些话的回答，就只有曼恩小姐的啜泣。她们的眼中也涌出了泪来，她们的母亲像是越来越生气了。

“流眼泪，抹鼻涕，这就是你现在所有的本领了！你的眼泪不会打